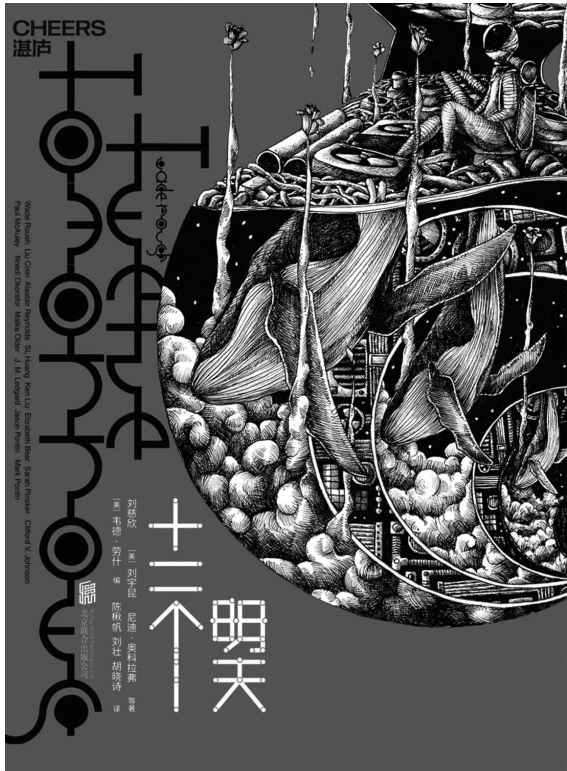


# OK, 格洛丽



作者:刘慈欣(美) 刘宇昆 尼迪·奥科拉弗等  
译者:陈楸帆 刘壮胡晓诗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8年8月

## 内容简介

《十二个明天》是刘慈欣、刘宇昆、尼迪·奥科拉弗等13位荣获过星云奖、雨果奖等奖项的全球科幻大师联手奉献给全人类的硬核科幻小说集。在这本书中,没有龙,没有魔法,没有时间旅行或曲速飞行,所有的场景都是你当下正在经历的未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植入、区块链、智能代理……先人一步,解锁被科技颠覆的12个未来,其场景设定熟悉到足以使你产生联想,但又会陌生到让你辗转反侧、坐立不安!

##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蓓儿 (Elizabeth Bear)

《OK, 格洛丽》一文的作者伊丽莎白·蓓儿 (Elizabeth Bear), 是雨果奖、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轨迹奖和约翰·坎贝尔纪念奖获得者。她已出版近30本小说, 如《卡伦的记忆》(Karen Memory)、《头骨中的石头》(the Stone in the Skull) 和《石头的疯狂》(Stone Mad) 等, 还著有100多篇短篇小说。

## 第0天

我浴室的磅秤没有认出我。我的体重每天都有可能增减, 这样记录体重数据已有20年之久。所以, 当它把我登记为“客人”时, 我不自觉咆哮起来。但我不得不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手动将数字记入了日志。

根据磅秤上的数字, 我减了半磅, 一时心血来潮, 我拿起了沐浴盒, 里面装着洗发水什么的。我回到磅秤上, 它自信地告诉我, 我的体重比之前数值又多了7.8磅, 它用发光像素字体热情地问候我: 你好! 布莱恩!

每个人都需要磅秤上的笑脸, 但是, 嘿, 这是我自己公司出品的东西。如果是我, 我会觉得它们还不错, 但如果想要更多的用户满意, 那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不管怎样, 我还是应该和负责客户界面的人谈谈那个笑脸。

我没有继续多想, 只是刷了牙, 吞下一片褪黑素, 在我巨大无比又超级舒适的床上昏睡了过去。

## 第1天

在天亮之前, 格洛丽就把我叫醒了, 这真的不应该发生。

即使是在纽约, 也这么早开始工作的, 甚至加州现在还是午夜呢。而当我身处孤独城堡中时, 我过的是“山地时间”, 这就像在时区中并不存在的一个切片, 包含着想得到世界关注的人们。只要整个美国依然关切, 我们最好也目不转睛地跳过墨西哥时区。

所有重要的事情仿佛都发生在别处。

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之一。它让你感觉到私密且置身事外。其他人与我气场不合, 需要过分维护。

凌晨时分, 格洛丽在叫我。高优先级。脉冲把我叫醒了, 这只会发生在我的助手麦克和其他三个人的标记邮件到来时。我在床头柜上摸索到手机, 但显示没有信号。简直不可思议, 我在半山腰建起了信号塔, 所以本该一直有信号的!

我踉踉跄跄地从床上爬起来, 冲进了浴室。我抓住洗手台的边缘, 冰冷的大理石触痛了我的手掌: “OK, 格洛丽。把那封邮件投影出来, 并且放大三倍。”

昏暗的镜面上浮现了磷光字母。

我以为这是研发主管杰西发来的邮件。幸运的是, 我很擅长验光师所说的“模糊识别”。我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倒影, 但即使放大了, 我能认出的也只有杰西的地址和自己模糊、充血的眼睛。我走向卧室。“OK, 格洛丽。”我对房子说。“嘿, 布莱恩,” 房子说, “咖啡已经好了。你今天早餐想吃什么? 外部温度为9摄氏度, 东南风5级, 阵风达15级, 天气合时令且晴朗, 本单位已按照指令72建立隔离模式——”

“停, 格洛丽!” “等候中……”

隔离模式? “拨一个电话给……” “对不起, 布莱恩,” 格洛丽说, “无法拨通外部电话。”

我踩过缠成一团的睡衣, 从床头柜上抓起手机, 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当我从卧室全景式的窗户望出去时, 看到在黎明前的蓝色映衬下, 信号塔就像一棵过分对称的假青松。一切都显得更荒谬了。

我在那里站了十分钟。我的脚很冷, 不自觉地对着电话骂开了——它甚至不能连接到无线网络。

我想起了那个磅秤。“OK, 格洛丽,” 我说, “什么是指令72?”

“第72条, c项, 第6款, 第1~17条, 在疾病、意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行为或其他灾难发生的情况下, 优先考虑房屋主人的安全与福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威胁到考夫曼先生的生命安全, 本软件有权根据灾难处理的最佳实践经验和生存能力最大化来覆盖用户的命令。”

我盯着天花板, 就好像格洛丽在那里。这就好像你在车里对着收音机说话, 即使你知道麦克风其实在顶灯后面一样。过了一会儿, 我胃里的冰冷并没有减弱, 心率也没有恢复正常。健身带嘟嘟响着告诉我, 它已经开始记录我做的任何运动。它也有一张笑脸。“OK, 格洛丽,” 我说, “请帮我煮一大壶咖啡。”

当房间里弥漫着南美咖啡豆的香气时, 我在监视器上浏览着, 试图弄清楚我现在的处境到底有多糟。在之前那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发生后,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杰西发来的邮件并不是她写的。她的地址一定是被盗用了, 所以我读得很快。我马上就发现这并非出自她的手笔。绝不是因为我对字句敏感……而是因为它读起来是这样的:

亲爱的考夫曼先生,  
社保号:(……)  
地址:(……)

这封邮件是要通知你, 如果不缴纳赎金, 你即将被扣押。我们完全控制了你的房子和所有的系统。在我们通过以下方式, 收到相当于1.5亿美元的比特币后, 才会将控制权归还给你。登录和网址:(……)

你可以试着打电话寻求帮助, 但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信的落款是T3#RH1TZ, 一个我听说过的黑客组织, 但从没想太多。好吧, 这比核灾难或推特末日强一些。只强那么一点儿。也许。

长话短说, 他们没有说谎。我打不开外面的门。电视运行得还正常。我的互联网……好吧, 我花了很多钱, 在这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快速连接, 包括在半山腰上弄了一个专用T3电缆。我可以发送HTTP请求, 得到回复, 但是, SMTP只能挂在外部, 我能收到邮件, 不管是谁入侵了我的房子, 他们也会收到, 但我不能发邮件。

这并不是说数据只能单向流动。我浏览网站时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他们的赎金网站, 被做成可怕的黑色、红色和酸绿色的组合, 点击按钮, 甚至登录多个账户。虽然我尽可能避免做任何敏感的事情, 但我不能发送电子邮件或短信, 或快讯, 或在我用过的任何公共社交媒体上发布东西, 无论是作为一位公众人物、CEO还是用假ID发布一个OK Cupid消息说: 救命。我被困在深秋的私人别墅里, 就像一个人在重演《闪灵》一样; 解救与悬赏; 这不是演习。

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他们一定给了格洛丽一套协议, 她在监视我的输出数据。定制深度学习审查。糟糕, 艾格尼丝算法。

她允许我进入车库。我的车都没有启动, 那些东西也装有电脑, 但门打不开。

在任何一间普通的房子里, 我都可以打破窗户, 或者把玻璃从窗框里撬出来, 然后爬出去。但这是我的孤独堡垒, 我让她做了盒子上说的全部, 除了没有巨大的冰晶和整个南极洲。

我走过去, 盯着那些我拆不掉的大窗户, 看着阳光照耀着山谷, 恨自己没能早点买上几把枪——防弹玻璃很厚, 但如果我把它灌满铅弹, 至少玻璃会扭曲变形, 让我能从窗框中把玻璃推出去。

暮色在这里变得很漫长。

我的房子“格洛丽”坐落在山腰上的一个凹陷处, 那是一片绿色的草地, 春天里到处都是高山、花朵和警觉的小麋鹿。到了冬天, 山猫在雪地里相互追逐。她看上去就像一座有着现代线条和巨大绝缘窗户的质朴山村小屋, 俯瞰着山谷。沿山向下望去是一条河, 如果你站在天台上, 就能听到那条河流动时发出的令人愉快的嗡嗡声, 可是格洛丽再也不会让我去那了。在峡谷的另一边, 下一座山崎岖的顶峰从树梢上露出, 仿佛一个秃顶的人在阳光里耸起了肩膀。

格洛丽可以被远程操控。格洛丽的功能还包括: 防火、防子弹、防炸弹、防止各种形式的入侵。房子看起来已年过半百, 但却配备着领先时代的技术。

她显然中了一种病毒, 这让她确信世界已经终结, 需要保护我的安全, 不让我身处封闭的环境之外。在她看来, 我甚至不能呼吸未经过滤的空气, 因为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抗性孢子, 可能还有辐射。

你知道的, 当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原型被设计来保护我的生命时……你会以为我考虑过这个结果。那只是你以为。

你以为泰坦尼克号的工程师们会

把防水舱壁一直建到顶部, 但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另一方面, 普莱亚创公司确实计划在几年之内将这些系统推向市场, 所以我认为我被困在这里比普通大众被困住要好得多, 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 会受伤。又或者会幸存下来, 然后提起诉讼。

至少, 格洛丽还是有个礼貌的狱卒。

你可能读到过, 我是个古怪的亿万富翁, 喜欢孤独。我想这并没有错, 我确实建立了这个地方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不依赖外界的帮助。我不吹捧末日, 我也不期待天启, 我只是个见多识广、性格乖张的名人, 喜欢花很多时间独处罢了。

我的房子就是我的家, 我自己做了很多设计工作, 我喜欢这个地方和里面的一切。我让她变得很难进入是有原因的。

但问题是, “很难进入” 也意味着“很难出去”。

## 第2天

今天早上我睡得很晚, 因为我一直熬夜到天亮, 测试“监狱”的信号。

我在工作站上睡着了。格洛丽不让我在那里过夜, 键盘一直嗡嗡作响, 直到我足够清醒到能把自己拖到办公室的另一边。当我醒来时, 又收到一封欺诈邮件。这次, 我记得戴上眼镜。我的手机可以重新连接到格洛丽的无线网络, 所以不必踉跄地走进浴室去读信了。

你好, 布莱恩! 你有30个小时来考虑我们的报价和测试我们的系统。确信了吗?

顺便提醒你, 当你想被释放时, 你要做的就是发送等价于1.5亿美元的比特币!

你来自T3#RH1TZ的朋友。我在一天的测试中发现了这一点: 我在保护家庭系统和网络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老实说, 我有点过于依赖我的车道, 它有8公里长, 可以限制司机进出。

我用的是PINE, 但折腾了一个小时, 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我仍然无法发送电子邮件。我甚至试着给“绑匪”回复邮件, 他们算房子绑匪吗? 如果他们没把你弄到其他地方, 算不算绑匪? 还是勒索者。我想, 如果回复成功, 他们会拦截邮件, 或者邮件会到达杰西那里, 她会很快发现哪里出了问题。我对杰西很有信心, 她是我的高级副总裁之一。我不想告诉你, 在八年级的时候, 我们在她父母的地下室里花了多少时间把TRS-80s拆开。如果有人能注意到我失踪了, 那肯定是她。遗憾的是, 她也是最尊重我个人空间的人。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 我一封邮件也发不出去, 即使是对绑匪的回复。你可能会想, 他们能想到这一点, 但我猜绑匪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保持联系, 他们要的只是钱。

我希望这一两天的沉默会诱发杰西或其他人的好奇心来查看下我的状况。但我很清楚, 我不是喜欢通信的人, 每一个与我保持联系的人也都知。我忙起来, 邮件能堆积一周或者更久, 我会看也不看地把邮件都删了, 或者让助理来收拾烂摊子, 看看能不能回答, 要是事情实在十万火急, 就找个主管下属来处理。

我只雇用那些自我驱动者是有原因的。不能上网的物联网真的让我抓狂。我决定吃点真正的食物, 于是走进厨房去吃冷冻鸡肉。低温烹饪机需要信用卡账号来解锁。

我通过手动控制来设定温度跳过这一环节, 但这太失控了。他们会开始向我收取25美分一次的冲水费吗? 节选自《十二个明天》